

中文私校中葡語教學的需要

*Paulo Ferreira**

Hélène Gautier 在其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部書中講過：“一堂退化成煩人的教師獨白的課是一堂失敗的課”。這雖然是許多年前的一段話，但今天當我們在一所中文私校任教時仍覺得它很有意義。我們努力想明白為甚麼我們會每天都感受到這個問題，且感受得那樣深刻。

作為團體的中文私校是華人社會的一個縮影，其中表現出階層等級，社會關係和促進人類發展的競爭。但同時它又作為一個具有自身的物質文化實質的整體運作着。每所學校自由決定其宗教和哲學上的選擇以及如何依據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文化安排活動計劃。故此我們可以把這些學校稱作一個整體，一個按照自己的方法撫育子女的母親或父親（傳統上中國人十分重視父親的角色）。

這個家庭式的整體在與其所處的社會交往中表現出許多方面，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體育或文藝比賽中表現出的明顯的競爭性。每所學校都十分自豪地把比賽的獎品擺在門口處，或是與相片板一同放在長長的走廊裏。在相片板上學生們的彩照與那所學校最高的政策制定者——校長的照片貼在一起。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學校同家長的關係。學校定期告知家長要教育子女努力學習、行為得體、小心不要考試不及格，如果他們無法達到學校的要求將有可能馬上被開除。學位嚴重不足的事實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中十分重要，這使得學校成為一個有實權的機構。

本文為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舉行。

* 葡語推廣中心葡語教師

這裏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文私校在為本澳培養人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因缺乏資源故僅通過官校和公立學校是無法解決的。作為一個物質上的實體，中文私校（這裏僅指那所我們工作過的學校。雖然我們不知是否有其他的新學校是另一種情況，但至少有許多與我們這裏所描寫的相同）一般有一幢教學樓，裏面有能容納25 – 60名學生的教室，由低到高分別從學前班（幼稚園）到中學畢業班（十二年級），還有圖書館、電視錄像室、娛樂場（體育課和合唱團、舞蹈團的排練等課外活動也是在那裏）教師辦公室以及行政管理人員辦公室。

在發給我們的校曆表上注明的課外活動幾乎都與一年裏中國傳統節日或前面提到的校際比賽活動有關。

在與其他不教葡語的教師接觸時，我們同他們的交談也不多，因為除語言上的障礙之外，他們的課餘休息時間一般都是用來批改學生的作業以作出每周的評分。對於像我們這樣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教育體系的教師而言，那種環境十分的特別，因為我們一般會利用這段時間相互交往，交流看法。辦公室裏的氣氛有點像卡夫卡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辦公桌一張張地排列着，使人無法相互交談；桌上擺放着一堆堆的作業簿；隨時都會有學生走進來，向老師點頭致意，然後交來老師永遠也批改不完的作業。

教室裏的情況才是我們要重點描述的。那裏採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學生們每天都做大量的書寫練習，當時間充裕時就跟着老師齊聲朗讀公式或句子。老師或用麥克風，或提高聲量以便令班裏的60名學生能跟上課文。

在課堂內又會常被一些多種多樣、突如其來又頗為長時間的聲音打斷授課時間（那些聲音是從掛在課室黑板之上的揚聲器廣播出來的），那些聲音可能是在傳達一些通告又或者是一些比賽結果，由於太過突然，葡語老師也沒能令安靜的課室環境不受騷擾。

我們在課室上所採用是一貫的教學法，是歐美研究人員工作所得的最新及最合適的成果，即教書時盡可能注意到空間條件（比方課室內的桌子是不能移動的，任何位置的改變都會大大影響課堂的進行）以及時間條件（每節課長四十分鐘，每周上兩節課）。坦白說，學習效果並不理想，也從找不到一致認同的教學方法。在接受教育學課程時，教育心理學告訴我們在特殊情況下應採取的適當態度在這裏行不通，或許是我們不了解Michael Harris Bond所說的“中國人的心理”。我們很快就發現，每當我們的行為與準則有所差異時，就會同中國教師的行為產生矛盾。例如一件我們親身經歷、有代表性的事情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一天，我們走進課室，把黑板上前一堂寫的東西擦掉了。這一舉動在學生中引起一陣混亂。後來我們才知道今後再不可這樣做，這會削弱我們作為教師所享有的特權，因為有專門的學生負責這個工作。當我們走近一個學生與他們單獨交談時，同樣也會在班裏引起一陣議論。

我們以上介紹了對一個中文私校的運作方式的看法和解釋。談到這裏應不難明白為甚麼我們說葡語教師與其教授的葡國語言文化一樣，在這個結構當中是個“陌生人”。

爲了証實這種觀點，我們在學生中進行了一次調查。這樣做還希望能找到同學生缺乏理解以及他們對葡語學習缺乏興趣的原因。在此沒有必要論述這次調查結果的代表性、問卷的科學嚴謹性或其他與準確性有關的問題，因爲我們的目的本來就並非進行統計。

問 卷

這份問卷是保密的，祇有這科的教師可以閱讀。請勿在這份問卷的任何一處寫上自己的名字或號碼。每個問題祇可用壹個X來回答。

- | | | | | |
|---------------------|---------------------------------|------------------------------------|------------------------------------|---------------------------------|
| 1. 您爲什麼學葡文？ | 被迫的 <input type="checkbox"/> | 因爲喜歡 <input type="checkbox"/> | 因爲想學語言 <input type="checkbox"/> | |
| 2. 您認爲葡語課的時間？ | 很 少 <input type="checkbox"/> | 足夠 <input type="checkbox"/> | 太多 <input type="checkbox"/> | |
| 3. 您什麼時候講葡語？ | 在家裏 <input type="checkbox"/> | 與朋友一起時 <input type="checkbox"/> | 在葡語課裏 <input type="checkbox"/> | |
| 4. 葡語對您將有什麼用？ | 用來寫 <input type="checkbox"/> | 用來講 <input type="checkbox"/> | 用來找工作 <input type="checkbox"/> | 沒有用 <input type="checkbox"/> |
| 5. 哪一種外語對您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 葡 語 <input type="checkbox"/> | 英 語 <input type="checkbox"/> | 法 語 <input type="checkbox"/> | 日 語 <input type="checkbox"/> |

調查的對象是：有七十一名年齡在十至十八歲的學生接受了調查。這些學生來自三個班，其中兩個語言初級班，另一個學了一到兩年葡語。

答 案

- | | | | | |
|---------------------|-------------|--------------|----------------|--------------|
| 1. 您爲什麼學葡文？ | 被迫的 34% | 因爲喜歡 6% | 因爲想學語言 60% | |
| 2. 您認爲葡語課的時間？ | 很少 24% | 足夠 42% | 太多 34% | |
| 3. 您什麼時候講葡語？ | 在家裏 0% | 與朋友一起時 6% | 在葡語課裏 94% | |
| 4. 葡語對您將有什麼用？ | 用來寫 1.4% | 用來講 28.2% | 用來找工作 39.3% | 沒有用 31.1% |
| 5. 哪一種外語對您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 葡 語 5% | 英 語 90% | 法 語 0% | 日 語 5% |

面對這些十分清楚的答案我們必須承認，擺在我們面前的的工作十分艱巨。因此現在或許是該宣佈我們所採用的教學方法不合適的時候了。

我們提出下列建議以供選擇：

(1) 如果在中文學校的傳統上“教”佔有主導地位，那麼教師就應該適應這種現實，盡力去理解指導學校教學的精神。若不能理解其所有，至少也應是一部份，還要盡一切可能接近中國的思維方式，並使葡國文化向中國文化靠攏。澳門應該是存在這種滙合點的地方。如果教師懂雙語並在澳門居住了很長時間那將是最為理想的。這樣就為在教師和外語學習者之間預先建立起相互溝通的保障。以上的設想可以有一些小的變動，增加課時（每節課的時間或每周的節數）和因兩種語言差別很大而用母語講解語法。要避免用第三種語言（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很普遍）。

(2) 繼續致力於一門外語的“教與學”的實踐，更加重視“學”更側重於交流並強調不同的方法。理想的條件可概括為一個從學生的課桌的傳統位置解放出來的空間，那裏可以有變化，可以有更全面的時間表；課堂可能變成一個自由的地方，在那裏老師將主要是通過娛樂性活動使交流的氣氛活躍起來，他根據不同的水平和每個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向他們提供專門的資料。這樣學生不僅可以明白語言上的區別還可以了解與語言相關的文化。他們將可以面向世界，為中國所需的真正的開放政策做準備，還應十分緊逼地開始對那些將來成為過渡期的成年人的學生的教育。

參考書目

Bond, Michael Harris, “中國人的心理”，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1990年

Gantier, Hélène, “一門外語的教授” Editorial Estampa, 里斯本，1974年。